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湖西閭鎮珩輯

邦計考

周邦計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帝王養安羣生奉順天德治國裕民莫大乎財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古有軒轅氏權奇羨審通塞伐山取銅作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次則尊盧氏官天府物惟以幣用故錢書所記首尊盧氏之幣焉伏幾採天下之銅以爲棘幣外員法天內方法地量輕重通有無世謂之

太昊幣亦謂之九棘幣神農氏與范金排貨以濟國用
日中爲市使民交易是以食足貨通國實民富而教化
成黃帝卽位問於柏高曰吾欲陶天下有道乎對曰上
有丹矸下有黃銀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
赤銅青金上有代赭下有鑒鐵上有蔥下有銀沙此山
之見榮者也至於艾而時之則貨幣於是乎成乃燹山
林破層藪楚萊沛以制金刀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爲輕
重之法致五法而布之天下故財用作而刀棘顯其後
有高陽氏礪名岡保大澤制十等之幣以通有無曰權
衡世傳有高陽金別種五等是也及伊耆氏作守歲之
盈虛乘民之緩急正其甲令御其大權燒山林楚沛澤

以通刀布乃爲金三等禹氏邊山之玉赤野末光之珠是爲上幣汝漢石滂之金是爲中幣泉貨爲下幣勝禽獸之仇大夫隨之輕財高下以衡民之好惡焉故管子曰堯舜之王北因禹氏之玉南貴江海之珠大夫散其財物而萬人受其流矣禹平水土因地制貢其世民有無飡而儻子者乃用歷山之金制幣贖焉及湯之世大旱積年民又有無飡而儻子者亦以莊山之金制幣贖焉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所謂金木水火土是也虞夏聖人通其變而爲三品之制珠玉爲上黃金爲中白金爲下皆因民所便而立之制班固桓譚不稽其原乃謂金布興於周代夏商靡得而記誤矣蓋在

上世有葛天軒轅之幣太昊九棘神農一金自黃帝少
昊帝嚳高陽迄於堯舜各有貨貝著名載籍周則太宰
一官專制國用九府圉刀流通上下其生息有方其出
入有度使生民交利俱贍而國自無匱絀之患焉秦漢
以降物力之豐嗇視其人事之盛衰國計之貧富係夫
君道之奢儉至於算盡秋毫焉及爵賞則民愈窮而國
愈敝矣今總爲邦計考四卷次泉貨次斂賒各二卷原
出周官而通以後世之事俾覽者得以考見時變焉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
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
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

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豆大小麥入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錢革曰剝羽曰析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稅大麥而有梁菰樹果賦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澤無水曰數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婦人之美稱也臣妾男女貧賤之稱疏材百草根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實可食者

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賦口率出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每穀物以當賦泉之數王與之曰周官制賦因地所有而斂之康成以漢法口率出泉當九賦是有田賦又有丁稅也孟

子稱粟米布縷力役之徵凡三粟米卽田賦布縷卽嬪婦所
貢而山澤之貢亦當邦賦至力役之徵成周止以六尺七尺
之上下均其多寡非如漢有更錢隋唐有庸錢也 以九式
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
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
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
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之物也工作器物者
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好用燕好所賜也 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
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祀貢犧牲包
茅之屬嬪貢
絲帛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櫛幹栝
柏條蕩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旂讀如固蘇之游
旂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
貢雜物魚鹽橘柚之屬 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

貳以均財節邦用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

田役喪荒亦如之

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

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

宰夫掌治法以

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

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太

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

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

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

載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

凡官府都鄙

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

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

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

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卽羞服也稍秣卽芻秣也謂之稍秣用之物也喪紀卽喪荒也賜予卽好用也幣餘占賣國

之斥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幣也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凡萬民

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藏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給九

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凡邦之賦用取具

焉賦也用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玉府掌王之金玉

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凡王之獻

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以謂百工爲王所作可

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凡王之好賜共其貨

賄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

大用大用朝覲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

入焉

諸侯朝聘所獻國珍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王所

諸侯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

詳

貨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

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

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歲月之齋齋資同其字以書

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皆來歲終則會唯王及

后之服不會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

都鄙官府之治

逆受而以鈞考之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

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

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

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

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

歲會攷歲成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

入於職幣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敘幣比大

書使之入於職幣幣物當凡上之用財用必考於司會王與

以時用之久藏幣幣物當凡上之用財用必考於司會王與

冢宰王雖不台亦當知多少而闕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

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

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凡稅斂掌事者受法

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法猶數也應職內掌邦之賦入辨

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

國之賦用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凡受

種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

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

之皆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

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

出亦參互

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鈞考今歲中餘見爲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

計而考之

其貳令亦如職內書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

受式法於職歲

百官之公用式法多少職

凡上之賜予以敘

與職幣授之

敘受賜者

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助司會鈞考羣吏之計

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幣謂給公

用邦財者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猶拊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爲先言檢幣後言振財

均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也

奠定

書錄爲麻杜子春云祿當爲錄定其錄籍

歲終則會其出凡

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

之委積以恤民之禧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

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

頒之 委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聚凡畜聚之物也 凡其

余聚以待頒賜

余當爲餘聲之誤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

待國之匪頒賜稍食

匪頒爲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賜謂王所賜子給好用之式也

稍食麻稌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

豐計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

下也 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

詔王殺邦用 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備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

守以法掌其出入

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出於廩人其有空

缺則計之還入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九穀六米別爲書

歲終則

會計其政

政用穀之多少

倉人掌粟入之藏

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

辨九穀

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

而頒之

止盾穀也穀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

春人掌共米物

米物言非

一掌凡米事

廩人掌凡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外朝司寇斷獄辨訟之朝

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冗食詳見膳飲篇

司裘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

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

皮革臘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

入司裘給

遂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

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共其毳毛

爲璫以待邦事

當用璫則共之毳毛毛細絛者

歲終則會其財

財斂財本數及餘見

者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
今時詔書或曰齋計吏

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

主謂會內宮之財用

計夫人已下所用財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

其賈楬之

絲入謂九職之續爲所貢絲

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

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典泉掌布

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工而授齋

總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

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

藏之以待時頒

其良功亦入於典婦

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

之授之授受頒者帛言待有司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天子

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

謂衣

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

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

孟冬祀司民

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眾則益

民寡則損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青空

受其入征者

辨其物之嫩惡與其量數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

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

守藏者玉府內府也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

青者之祖稅也楬書其量數以著其物璽者印也既楬書入櫛其數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藥

其要之於太府

掌受土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

給治兵及工直也貨

泉貝也罰罰也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者作槍

雷推梓之屬

鄭伯謙曰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其出納移用

之權則盡總於太府自司會至掌皮不過糾察鈎考而已

然太府則下大夫而司會反以中大夫爲之長何也蓋會

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彼將聽命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察姦欺乎若是沈溺掩蔽之弊生匱乏枵虛之患至暴征橫斂必自此啟矣是故聖人使之相臨以去其相黨之私由司會而下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均之爲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且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焉司會之權不重乎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鈎考得行於諸府之中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欺罔不生財用不缺則百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興文物禮制樂作兵寔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皆安樂之矣向使司會於太府不

敢論曲直抗是非相蒙以爲欺相容以爲姦則財力殫屈
上下解散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不得而行之矣然則
重司會之權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謂
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尙書不知司農少府掌內
外之財而尙書特少府屬官耳糾察鉤考之權安得以其
屬而行於其長耶論者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出入
而不會計不知三者列於司徒特以事近於民耳其會計
則同出於司會也且百官之府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
會皆得以會之不應若尙書之卑而法不行於司徒之屬
也漢初蕭何爲相國張蒼爲計相計相正司會之職命名
曰相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鉤考爲甚

公惜乎其遷計相止於一月更計相而爲主計止於四歲
自後遂罷之矣司農少府各受天下之財而三公之屬又
有倉曹金曹分司農之財而會計之官無聞焉遂使鄭氏
猥以尙書充之每觀文帝問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以爲
請問治粟內史則錢穀自司農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
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時蕭望之爲御史大
夫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
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光武歸禁錢於司
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
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尙
藥太官御者鉤盾尙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

領之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有與財計者矣唐
三司使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名
非不美然當時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乃三司使之屬
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勢爲不順宋三司使屬官亦
有磨勘司均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後南庫令宰相提領
雖稍異於他官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因宋之磨勘司唐
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權尊勢
重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國用其庶幾乎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制國用如

今度支經用杪末也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

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

不過禮少有所殺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通三十年之率富有九年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十

之蓄出謂祭用數之仞

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喪用三年之仞

喪大

所用三歲之什一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暴猶耗也浩猶饒也

祭豐年不

奢凶年不儉

常用數之仞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饑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

月令

仲秋之月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

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隨亦

乏也遂猶成也

禮器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

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

是故年雖大殺

色介反

不匡

與恒同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大倫謂貢物之常

差薄厚用年之豐凶也穀謂穀不熟匡猶恐也節言用之有節也

應鑄曰定國猶立國也總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九賦此一定之數爲天下大計而禮之大經定之矣至於大國貢重列國貢輕損用二簋琴用大牲其廣狹隨地所出厚薄隨天所生則有不足所謂倫也年有上有下雖大殺而眾不匡懼由上謹於制節則已約而國裕矣

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

勸農業

二曰貨

寶用物

正義曰貨者金玉

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穀梁傳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不病也厲王說榮夷

公

榮國名芮良夫周大夫芮伯

芮良夫曰

大

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

利而不知大難

專擅也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利生於物

天地之所載

也

地受天氣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謂惡害榮公者多也

天地百物皆將

取焉胡可專也

皆將取用之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

下者也

尊卑也

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

極中

猶曰怵惕懼

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列國邦計

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

解見泉貨篇

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

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

輕重

所緩則賤所急則貴

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謂賈人多蓄積

乘民之不

給百倍其本矣

取以十

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

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

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

委積也

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

也

謂富人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

故人君散之以重

民輕之之時官爲斂重民重之之時官爲散之

凡輕重斂散之以

時卽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

鏹錢

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

矣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

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

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

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

與當爲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

賤由君上也

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

富者奪抑其利貧者

賤恤其乏

國有十年之蓄而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冀君之祿也

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

以人君

制其事無不繫於號令

且君引鍛也

鍛鑄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

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人有饑

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

耕墾之數君悉知計口受田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

之家收藏其穀故也

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不足則君雖强本趨

耕趨謹乃

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爲理

人君不能散豪富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

雖務農事促播植益令豪富驅役細人

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詘也

詘窮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

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

養利

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

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載上如日月親君若

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

可以語制爲大理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

智有什倍人之功

取以一

愚有不廢

廢猶償也

本之事然而人君不

能調也夫人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

之不行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理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

謂塞

利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

爲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日用之用不得不用

若

橋之粟貴糶則設重泉戌之類是

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

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若服魯梁綈之數是也

桓公問曰不藉而

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

春泰夏泰秋泰冬

泰猶當也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

所禁發也

此物之高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之

爲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

秋人之且所用者泰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

廩藏也四時人

之所要皆先備之

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

以幣爲僮而洩重射輕

管子對

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貨

在上幣貴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

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

矩券常券

君實鄉州藏焉

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二千五百家爲州

曰某月日苟從責者爲債鄉決州決故

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

貨

也合受公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

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結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
其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
除其簿桓公曰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

子曰請以令城陰里

城者築城陰里齊里

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

襲重也欲

其事密而人不知

因使玉人刻石爲壁

美刻其

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

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

好倍肉曰瑗

璧之數已具管子

西見天子曰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

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

彤弓非齊之所出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

發其機

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戴黃金珠玉五穀文采

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

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

杜佑曰此篇經秦焚書潛蓄人閒自漢興晁賈桑耿諸子

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斷簡蠹或傳訛寫謬年代縣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槩粗知固難得搜摘其文字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一模楷則同刻舟膠柱耳他皆類此

曹劌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

惠本謂樹德施利

民和而後神降之

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勸不

違時器不過用

不過用禮財用不匱

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

求福無不豐

駟頌魯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

用寬以裕民務農重穀牧於垆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

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史克魯史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

大布鐵布大帛厚綳

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

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方百車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

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

懷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也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施恩惠輸

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公無禁利

與民共

亦無貪民所以幣更

不用

實以特牲

用不作車服從給

足給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

與爭

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

王孫圉曰楚有鼂曰雲

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

雲夢藪澤也連屬也

鼂珠齒角皮革羽毛

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

鼂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水火

強皮虎豹皮也所以爲齒鞵革犀兕也所以爲甲

所以共幣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七

帛以寶享於諸侯者也

享獻也

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

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

則寶之

玉祭祀之玉

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

憲法也取善惡之法

珠足以禦

火災則寶之

珠水精以禦火

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

金以爲兵

山林藪澤

足以備財用則寶之

關且曰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

聚馬不害民之財用

貨珠玉之屬

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民馬也十

馬一匹牛三頭

公馬足以稱賦

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

不是過也公貨足以

賓獻

賓饗也

家貨足以共用

家大也

不是過也

越王句踐困於

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范子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

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吳越春秋謂之計倪

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時

所用之物

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

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

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米賤則農人病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末

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則

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

物無息幣

久停息貨物則無利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畱無敢

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

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

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

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

湖國語句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王劍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入於五湖莫知其所終

羅泌曰財者聚人之大本天地之所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故羲炎之世不能舍是以爲治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故天地生財以養人聖人爲天地主財以爲君又非以其所養者害人也上漏下溢割鼻飴口豈聖人之爲哉六十有八卦莫非財也而孔子贊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繼之以十三卦之象是理財之說也畋漁之離耒耨之益交易之噬嗑必先於垂衣裳之乾坤者是主財爲君之說畋漁耒耨食貨之本也交易爲市通財之術也市道興而無道以處焉則強陵弱眾暴寡爭鬪攘奪乎食貨之場而不可以一朝居矣於是變而通之

以除其敝故能長有其天位而獲大有上九之吉垂衣無
爲此乾坤之所以能用九六也用則變變則通而不窮矣
舟牛致遠亦以通之也致之而猶有患又爲之擊析弧矢
以守之然後有財者獲其安而宮室棺槨可作此所以使
民養生送死無恨者也雖然張官置吏莫非爲財不有以
決之不可也故書契之決治百官察萬民是義炎黃帝堯
舜氏之所以爲天下者也善乎漢文帝之言曰吾爲天下
守財爾夫爲天下守財者亦致其順而已故因其情而爲
之治則爲力易而得其功以石投水又烏有不受者耶卻
壺漿辭牛酒利之小也而民悅之王業以成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爲政於天下而齊宣以千里畏人故曰爲君

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聖人之所甚疾是故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盜者不過於欲利而聚斂者離吾之赤子者也制其田產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施仁政省刑罰正經界薄稅斂深耕易耨不違其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財不可勝用矣信能行此四海之民仰之如父母不亦爲天地主財者乎今也操譎詭飾纖詐一日百戰苟可以得之者萬方俱試而曰口不言利吾不信也王衍之清談必不若魯褒之能廉取之有道得之有義烏在其不言哉刮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人也哉京師之朽貫太倉之陳腐適足

重不肖子之過爾鹿臺鉅橋非無財也以多而害於厥躬而昧者往往藏舟夜半之壑獨不聞白公之愛夫財乎是樂之愛其子之說也

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不與民爭利也

故君子仕則不稼田

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

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

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

爭利以亡其身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謂用

國用公意蓋欲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宣公稅畝又遂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

請徹法傳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

對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此有用有人謂得眾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

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

而入者亦悖而出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

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

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爲之疾矣入爲出則用之舒矣

身發財仁者散財以得民不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

下則下好義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以忠其上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茂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

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

孟子無政事則財用

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史記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

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

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眇同妙

故善者

困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纒

纒山中紵可以爲布今山間野紵亦作苧

旄玉石山東多魚

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

連同蓮鉛之未鍊者

丹沙犀璠

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

往往山出棊置

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圖棊之置

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

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

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

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

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

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

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

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降開也通也

此四者民所

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邱

地瀉鹵

高鹵鹹地也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

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

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輕重謂錢也

則

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

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

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

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

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

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

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

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荀子等賦政事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三

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賦稅有等及政事裁制萬物財與裁同

田野什一關市

幾而不徵

呵察姦人而不徵稅也

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

石紀水爲梁所

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

相地而衰政

相視也衰差也政爲之輕重

理道之遠近而

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

家

歸同饋移轉也

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辟之

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幽深也開隔也

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

也

師長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

海謂荒陬

絕遠之地不必至海也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

然而中國得而財之

翮大鳥羽齒象齒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鑽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舊

丹干丹砂也一名丹干干同研或曰丹干砂也干當爲干尙

書禹貢雍州珠璣琅玕孔云石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珠璣琅玕焉皆出西方

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

東海則有紫紱魚鹽焉然而

中國得而衣食之

紫紫貝也絃當爲蛙郭璞江賦曰石蛙應

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

附石生大者如手明燭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

衣食之 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

也旄旄牛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絨皮今之屬 故澤人足乎木山人

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

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

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

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 彼裕民故多餘

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 田肥以易則實出

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邱山不時焚燒無

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
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蓄

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置資猶言委質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

蓄公家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

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客也多積財而

羞無有也羞貧也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

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間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間自修飾也

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也民語曰欲富乎忍

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不顧廉恥傾身絕命而求上好富則

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

國貧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
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
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窳窖也掘地藏穀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
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貨財皆錢穀通名
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
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
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
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
謂也

六典通考卷四十

湖西閻鎮珩輯

邦計考

歷代邦計

秦始皇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

三分取二

改帝

王之制田租田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既收田租又出田賦官吏奪鹽鐵之利

一歲之中人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下戶貧人耕墾豪富

家田十分以五輸本田主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

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

賈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

百國以九州之民養于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而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漢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

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

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醇不雜也無醇色而將相或乘

牛車

以牛駕車

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

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

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各取其所賦稅以自供不

入朝之倉廩府庫

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中都官京

師諸官府也

孝惠高后之閒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

百姓用賈誼言開籍田以爲民勸晁錯復說上募民入粟邊

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歲則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從其議

景帝時復修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

縣官以除罪使造苑馬以廣用

爲苑以牧馬

宮室列館車馬益增

修矣武帝之初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

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

謂數

百萬萬校計數也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

鄉曲

恃其饒富擅行威罰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

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

役費竝興財賂衰耗而不瞻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武力

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

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

鍾六石四斗

散幣於

邛僰以集之

臨邛屬僰焚屬健爲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

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更續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

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入穀外縣受錢內府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

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

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

終身復爲郎增秩後連歲擊胡大農陳臧錢經耗賦稅既竭

猶不足以奉戰士天子言有司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

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一也北邊未安朕

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畱蹠無所食

蹠貯也積也富人貯蹠積穀則貧者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

置賞官名武功爵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

事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

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

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

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

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樂彥云牢乃盆

名浮食奇客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

之議不可勝聽奇人欲擅其利必有阻止之議不可聽於是使孔僅東郭咸陽

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其後用度益不足乃榷酒酤鑄白金造

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而桑弘羊官至御史大夫昭帝卽

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

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視作示

然後教化可興弘羊乃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初武帝時
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上林
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
徙民起第宅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縣官公作及西羌之
師起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主供天
子故曰元帝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
禁錢萬少府錢十八萬萬是時外戚貴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
錢多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北假
地名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
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
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

時天下亡兵革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爲意哀帝卽

位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

度大司農錢

用度皆出大司農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

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

私示正路也今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非所以示四

方也上不說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

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

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

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

白保養馬

保者不死傷

吏盡復以與民

百姓

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

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賊蜂起漢

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鉤盾
藏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
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眾莽愈愛之拜將軍九人皆虎爲號
將精兵而東納其妻子宮中以爲質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
重怨無鬪志更始都長安府藏完全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
死則安堵復故

後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
其逋未畢各具用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
寡取相給足部丞主帑藏太倉令主受郡國轉漕穀初世祖
時師旅未解用度不足行什一之稅旣而糧儲差給令郡國
三十稅一如舊制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眾諫以爲不

可帝不從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林言不可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述林前議便於國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一萬萬寶太后詔殺省珍費裁數千萬故事供給南單于費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桓帝時段熲言永初

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二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靈帝中平二年始斂修宮錢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畷十錢以修宮室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其失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閒買田宅起

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常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帝多畜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

導引也貢獻外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引導也

呂

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陛下豈有

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

藏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

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獻帝卽位董

卓劫遷長安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時穀一斛五十萬

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倉米豆作糜自臨

給飢民及東歸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爲餼糧建

安元年駕至洛陽百官披荊棘而居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

至尚書郎官自出采葛或不能反死於墟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倉府充牣宮闈增飾服翫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後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困府帑旣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煙火人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餅之麪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淚元帝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賤布不可恆準中府所儲布四千疋時石勒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乃詔方鎮能斬勒首者賞布千疋云蘇峻旣平帑藏空竭唯

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士人翕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以足國用。下及小民，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百文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以爲常。詳市政考。元帝寓居江左，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不改。

後魏太祖定中原兵革並起民廢農桑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立中山置八部帥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殿最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時戎車不息猶未足以久贍太宗神瑞二年勅有司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複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圃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蠶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蕃息自世祖平方難收穫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尙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

鑲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
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鑲以白銀範圍擬載吐耀含真織文麗
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縣布
帛二十萬疋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顯祖卽位親行儉素率
先公卿天安皇興開頻年大旱師旅數動山東之民咸勤於
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凡品之制
高祖太和十一年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機杼者遷
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崔亮爲度支尙書別
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世
宗初邢巒上言明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
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王深觀古今

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矜奇綺至乃以紙絹爲帳屢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四疆清晏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恆不足若不裁其分限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是時西域東夷貢物充於王府又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積靈太后令公卿以下任力負物而取之數資左右所費無資而不能一丐百姓任城王澄表曰頃艱虞連接饑饉散亡收入之賦不增出夜懷憂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無豐貲以待敵此臣所以夙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

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
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雖太平之法難因然妨
民害財亦宜戒今雖堆案修廢庫崇列營造非供御切須亦
宜減減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簞而鳩德昭寢卑室
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明帝孝昌時
存亡之由灼然可視願畜力聚財以待時會

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
斷百官當給之酒一歲省米穀麴有差爾後寇賊轉眾諸將
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
分減一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
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又班入粟之制詳前篇及永安之後寇亂
實繁農桑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
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內徙
寓食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

洛空竭遷都於鄴時六坊之眾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逐豐稔之處折絹入粟以充國儲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滄瀛幽青四州之境旁海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文宣受禪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諸將頻陷沒士馬死者數十萬重以修創臺殿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百官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不給幹以節費用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處之百姓驚擾歲又不熟米糴踊貴廢

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隄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粟充足孝昭皇建中干州刺史嵇建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樓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顙贊成之後主大悅以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

六史通考 卷四十一
焉未幾而亡

周太祖創置六官司倉掌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卽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復興之是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並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隋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迴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帝旣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

復以璫袋因咎所司爲後誠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
官祿賜及賞功臣出於豐厚開皇九年陳平親御朱雀門勞
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酒之積達於南郭以次
頒給費三百餘萬段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
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
計每年賜用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之院構屋
以受之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恥宜積於人無藏府庫河

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馬端臨曰古

富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並罷之三者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及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字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

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闕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既而平陳又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此十餘年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賓陽有功無所愛平陳凱旋交道列布帛之積頒給三百餘萬段又未嘗吝於用財也夫旣非苛賦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則以爲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澣之衣乘輿供其說而不得則以爲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澣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菹以鹽糗進香皆加醴賁鳴呼然後知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害民孟子所謂賢君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恭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習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效不煬帝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始建東都以尙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八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

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於洛又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相屬千里不絕而東都役使促迫僵斃者十四五月載死丁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舸黃龍赤艦樓船筏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腳衣錦行牋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筏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獻食豐辨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備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

凡骨角齒牙皮革羽毛可飾器用爲髦毼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鷄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諸蕃往來相繼州郡疲於送迎糜費萬萬明年帝北巡興眾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縣亘千餘里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眾引沁水南達於河通涿郡丁男不供吏以婦人代之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請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於道左帝乃令武威張

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
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
死者十二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
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
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
有司奏兵馬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資產出錢市武
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
便斬於是馬匹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所在皆以徵斂供帳
軍旅百姓雖困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長吏先賤買之然後
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價數倍哀刻徵斂强者聚而爲盜弱
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課關中富人計資產出驢往伊吾河

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闌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於高陽郡及玄感平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遺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遇高麗送叛臣斛斯政求降詔赦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雁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十二年帝幸江都時李密據洛口倉聚眾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褻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飢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唐馬周疏曰隋室貯

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眾但貯積固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餘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

唐度支郎中員外郎掌支度國用租賦少多之數物產豐約

之宜水陸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入而支其所用

開元二十年勅諸

司繁冗及年支色役費用既廣姦僞日滋宜令中書門下與諸司掌官量事停減冗官及色役年支雜物等總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九十八官凡物之精者與地之近者以供御

謂支納司

農太府將作少府等物

物之固者與地之遠者以供軍

謂支納邊軍及諸都首都護府

皆料其遠近時月眾寡好惡而統其務焉凡金銀寶貨綾羅

之屬皆折庸調以造焉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

實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而會計之以長行旨爲準

支度使及軍州每年終各具破用見在數申金部度支倉部勘會開元一十四年數以每年租耗雜支輕重不類令戶部

修長行旨條五卷諸州刺史縣令改替日並令遞相交付者
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書頒行附驛遞送其支配處分
並依旨文爲定金部皆遞覆而行之太府卿之職掌邦國財貨之政令總京都

四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少

卿爲之貳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度謂分寸尺丈二曰權衡

權重也金銀之屬謂之寶錢帛之屬謂之貨絹曰疋布曰端

縣曰屯絲曰絢麻曰緌金銀曰鋌錢曰貫凡四方之貢百官

之俸秩謹其出納而爲之節制焉諸州庸調及折租等物應

物並貯右藏應調初至京日凡絹布出有方土類有精粗絹

分爲八等布分爲九等所以還有無和利用也宋毫之絹復

河之大麻黃州之貨並第一等鄭汴曹懷之絹常州之紵舒

德黃嶽荆之火麻廬和晉泗之貨並第二等滑衛陳魏相魏

楚餘之貨並第三等滄溫齊許豫仙豫深莫洛那恆定

之絹蘇越杭新羅之紵澧朗潭之火麻澤路沁之貨並第四等絹緞青沂密壽幽易中光安唐隨黃之絹衢饒洪發之紵京兆太原汾之貨並第五等益彭蜀梓漢鄆遂簡縣襄陵鄧之絹鄧江之紵襄洋同岐之貨並第六等資眉邛雅嘉陵閬普壁集龍果洋渠之絹台括撫睦歙皮吉溫之紵唐慈坊宣之貨並第七等通巴蓬金均開合興利泉建閩之絹泉建閩表之紵登萊鄧之貨並第八等丞掌判寺事凡左右藏庫帳禁等金均合之貨並第九等

人之有見者若請受輸納人名物數皆著於簿書每月以大摹印紙四張爲之簿而丞眾官同署月終畱一本於署每季錄奏兼申所司凡元正冬至所貢方物應陳於殿庭者受而進之凡會賜及別勅錫賞六品以下卽於朝堂給之主簿掌印省署鈔目句檢稽失凡置木契九十五隻二十五隻與少府將作苑總監合七十隻與庫官合十五隻刻少府監字十四隻雄付少府監五隻刻將作監字四隻雄付將作監五隻

刻苑總監字四隻雄付苑總監皆應索物雖畱太府寺凡官私斗秤量尺每年八月詣寺校印署無或差謬然後聽用之

禮記月令云仲春仲秋日夜分則全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左藏令掌邦國庫藏之事

丞爲之貳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簡其合尺度斤兩者卿及御史監閱然後納於庫藏皆題以州縣年月所以別羶良辨新舊也凡出給先勘木契然後錄其名數及請人姓名署印送監門乃聽出若外給者以墨印印之庫凡官物應入私已出當供官之物或雖不供官而皆掌在其官並同官物之例也凡藏院之內禁人然火及無故而入者院內常四面持仗爲之防守夜則擊析分更以巡警焉高祖發迹太原因晉陽宮畱守庫物以供軍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庫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徵斂賦役務在寬簡貞觀

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
戶不開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
夷降附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高宗卽
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甫侍中許敬宗用事役
費並起永淳之後用益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
勝其毒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
官爲蠲使歲再遣之自開元以來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
三青齊閒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
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租錢二百餘萬
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緡百八十
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天子驕於佚樂用物之數常過其

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腴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
欠折潰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
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
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
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
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宋祁曰開元中宇文融始
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
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贖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
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
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蠶蠶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
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衰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
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
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
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爲天
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爭
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尋而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

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營畜
十收其二謂之率貨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
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由江陵襄陽上津路轉
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
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
勝計商賈助軍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
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糲爲糧乞食
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
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尙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
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

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偪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緡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旣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萬餘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猜貳遂計兵食置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

爲表裏天子不能繼以法顧畱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圖書度
支廩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
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
恩澤而諸道尙侈麗以自媚朝多畱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
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
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
支省還之歲省費萬計及楊炎輔政始作兩稅法歲斂錢二
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
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
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
韋都實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

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縝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僕之估裁得八十餘萬緡又取就櫃納質錢及粟麥糴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縝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閒架算除陌

語在雜徵篇 舊書趙贊司國計徹頭刻剝以爲國用不

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營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稅
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
資產以分數借之宰相同爲欺罔遂行其計中外沸騰時又
配王公以下及富在方鎮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
怨然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繻綉
帝不能致別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帝屬意聚斂常賦
之外進奉不息劔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有日進江西觀察使
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
使王緯李琦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
有進奉舊書貢人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圖亦曰羨餘節
度使或託言密旨乘此盜買官物諸道有請罰官吏
入其財者刻繇限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
者免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爲進奉然十歲其二
三餘沒入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
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於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

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

舊書柳渾傳渾爲宰

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陷時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貸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聞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錢俸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自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順宗卽位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畱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琦旣平嘗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

方鎮進獻因緣爲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歎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運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鏞代之由是益爲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脩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江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異巡江淮覆州府上供錢穀異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募人入粟投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

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
賦論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
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鎮萬餘之眾而饋運
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強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
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
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
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
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尙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
百貨貨遷有無通變不倦自大麻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
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
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畱州送使錢悉輸以

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庫之積收市廛之滯廣
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
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纈租庸課
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
去錢太和時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
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蓄寡奈何乃詔出使
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武宗卽位廢浮圖法天下
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
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
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
以關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

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齋該符初大水山東飢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飢死遂以亡

元和中和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
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萬比天寶德元後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
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
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兩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
至武宗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
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
歲之常稅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
鎮不復上計云

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游宴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籍外財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繼韜時以誅死軍士皆不滿意始有離心矣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實金帛不過三萬匹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

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死而軍士游市肆皆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言於帝曰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軍士無厭猶怨望

日知錄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

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

宋史唐自天寶以後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法旣變而用不

給故興利者進而徵斂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畱財賦自贍上供殊鮮五代疆境偏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有私焉

論曰古之善治天下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制民之產而錄其賦量歲之入而謹其用內清嗜慾外謹防限所以裕其國者皆準度乎大道而未嘗瘠下以肥上也其時馬牛車輦之數出於井田而公家無養兵之費賓客道路之供取於委積而府藏無頒發之煩自太宰所掌司會所計不過小民歲奉之恆額而山澤林藪弛以與民關市廛肆譏而不徵其取財可謂簡矣然或天灾暴降寇旅騷動因變施制坐應從容未聞有一朝迫竭之

患焉姬籙既終王運告盡人主起自草莽始皆盜賊焉而已因前代之所有順而撫之則安逆而爭之則危故校富強之業莫如秦隋論享國長久莫如漢唐後魏肇基荒裔而有中原之地大半其享國雖不及漢唐而積漸以成富強之圖方之秦隋盛時未有異也始皇之豪奢隋文之節儉所以爲治不同而同以其力混一天下世未再傳餘威頓息羣盜操梃隨而蹈之蓋其事甚微淺君子往往不屑道焉若夫漢武帝唐元宗聰明雄毅傑出一世顧以在位日久肆心廣欲任聚斂之臣崇刻剝之計甘心賈怨於四海之人及其末也民不堪命盜賊四起或僅而得免或及身受禍迹其立法之煩敝豈

可以爲經常簡易之道哉後魏孝文皇帝恭儉寡欲有
西漢文景之資而學道愛人過之當其經營四方改造
洛邑民不加賦國用饒給用使吏修其職人安其業幾
幾乎千載一時之美焉厥後幼主纂服華后知政大開
府藏恣其臣下取給俾人人各饜所欲而退是時飢民
流離僵仆道路蠲貸之惠曾靡纖毫未幾大亂作而內
儲空矣於是從有司之議減百官酒肉之貲以佐軍國
之急陋哉爲乎自古設法之鄙瑣未有甚於斯者魏氏
君臣苟且支吾怒焉如不終日雖欲無亡得乎後唐莊
宗同光之四年有星流於天棊占者謂御前有急兵宜
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給六軍帝許之而劉皇

后不欲乃取妝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始出貲以資軍軍士負而誦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尋莊宗崩於難后亦挾其金玉寶器出奔死於洛陽寺中故婦人之智徒知私厚其一身而不顧天下之大計卒也捐府庫餘財而委諸寇盜之手如劉皇后之事古今往往而有其見殆出胡元靈太后下矣